

潛子錫

溪

華

邃

言子言



卷之三

七

八

九

卷之四



子

華

子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墨
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
子彙最先故據以排印間有譌
奪則據墨海校正並錄墨海本
所載提要於卷首

原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邱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適遣使者奉繡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遂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似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華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事。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騰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提要

子華子二卷。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春秋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其書亡矣。此本出自宋南渡後。始刊板于會稽。晁公武以其多因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于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胥渠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問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剗之迹。頗巧于作僞。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于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士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漫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于古人者。觀篇末自序世系。以程出于趙。晁晁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爲贋。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按子華子書首載劉向校定序而藝文志乃無此目隋唐及宋志悉無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爲此書以傅合之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二人皆居越多作贗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此則書之假託審矣然其文辭論議時有可觀固詞林之所必錄也丁丑夏日志

子華子卷上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語。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完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元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季冬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幾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合之曰

和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腸、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護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鞫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鬚，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

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愚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微亂。則知者止之。失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沈。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水。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鬣。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尙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仁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圖之上。峴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頗異。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德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嘗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嘗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以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之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郢子以達於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郢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蟲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躡置，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郢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郢子而達于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郢，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問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斂。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字。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盈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字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荅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王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當之故。而適抱新繻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遠動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

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瞞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焉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郟，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洋洋兮，上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貶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莢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吾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韉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舊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韉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

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荅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實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裁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餬其口。類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達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洗今世之懣懣。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

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含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忱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太羹之未調。誦誦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蕪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恚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恚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鬻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于殆矣。北宮子曰。噫嘻。願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是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者。學者相與薰沐其中。肩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敬。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賁。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托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于與夷。毛舉其目。尙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

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恭。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之不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則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鑄鑄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壘口其流可以溢觴順流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光資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尙德率義以宏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聞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